

洪
奎
劍
俠
圖

張清山著

第四集

康德六年十二月一日再版印刷
康德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再版發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武俠小說

洪武劍俠圖

(第四集)

每冊定價壹圓五角
外埠加掛寄費八分

新京新市場新春客棧

編輯人

張清山

發行人

董德馨

印刷人

邵璽廷

印刷所

福興印刷局

發行所

章福記書局

奉天小北門裏大街路東

奉天市北關區小北街一段七三號

奉天市北關區小北街一段七三號

代售處全國各大書局

俠義
小說

洪武劍俠圖 第四集

第四回

聖主英明延臣盡忠貶奸佞施行王者道
皇軍勇敢隱士效命掃邪氣大興仁者師

三集正說到賊兵大聚會，招討大帥徐達，統兵迎戰，正在危急之時，劉伯溫與張三峰等，率大軍趕到。原來是自從欽差鐵木占達，將張三峰等，刑押入京，一路上，這奸寇擅作威福，衆高人在囚車之中，說不盡艱苦楚與煩惱，但是一位位滿腔忠氣，又都是素有涵養工夫，所以坦然受之，認定了逆來順受的宗旨，勿論他如何的摧殘，也是決不能違了法紀，這一日到了金陵城，鐵木奸相，將衆高人提出囚車，下了死囚牢，他纔入朝面聖交旨，當今聖上，早朝未散，見鐵木奸相，回朝交旨，當即宣上遵殿，鐵木占達上殿朝參之後，洪武爺賜下座來奸賊謝恩之後在上綉墩落座，就將出都至回朝的詳情，一一奏明，並將犯人花名單呈上，洪武爺看了，遂說道卿家此番舟車並進，勞苦功高，賞假一月，所有隨員等各加三級，士兵賞半年糧，恩假一月，假滿之日，再行當差，奸相連忙離坐謝恩，聖上又傳口旨道，俟將一千匪賊審訊明白之後，再行加封，卿家下殿歇息去吧，鐵木占達本擬，要金殿請旨，監審此案，不想洪武爺不容他計口，就降旨令

他下殿，這奸相那敢多言，只得遵旨謝恩。辭駕出朝，退歸府第，更衣歇息。天交昏初的時候，他的門生復昌來到，此賊現任刑部大堂，也是的勢力小人，他前來給老師稟安，直至內書房之中，鐵木占達，見得意門生來到，喜悅之極，見禮已畢，入了座位。奸相說賢契呀，你來得正巧，我正要派人請你去哪，只因張三峰等這一案，隱係甚重，必須設法，用嚴刑拷問，迫着他們，咬上徐達劉伯溫等。方算是大功告成。不然的話，恐有意外的變化，復昌笑道請老師放寬懷抱，此事包在門生身上，管叫他等招出徐劉二帥，以及衆將，同謀叛反，要奪明室的江山供辭來，掀起這場大獄，必定成了鐵案如山，還怕他們飛上天去嗎，奸相一聽，直樂的拍掌稱讚，連說好好，此事全靠你了。他們師生商議完畢，飲酒閑談，席散之後，復昌告辭回去，實指望聖上必降旨，着刑部審訊，解來的叛逆一案，誰知隔了數日，也沒降旨，刑部大堂復昌，深恐日久生變，時上本請旨早降，無奈本章上去，仍不見聖上綸音，又過了幾日，軍師統帥劉伯溫已然還朝，在午門候旨，洪武爺傳旨，召上金殿，劉伯溫見駕參拜畢，跪在駕前，縷奏海外軍情，並白蓮教的現況，然後方保張三峰等，確屬正人，並詳陳衆人之勞蹟，實是有功無過，請主上聖鑒，洪武爺當時龍顏大怒，喝道胆大劉基，竟敢違旨，與妖人叛賊，巧言分辯掩飾，念係開國功臣，暫不加罪，着速下殿，一俟張三峰等，審明之後，那時朕必重辦於

你，說罷袍袖一拂，駕轉還宮去了。劉伯溫在金殿，當着滿朝文武，被聖上面斥一場，又是羞又是急，心中暗想，要看這個情況，恐怕是衆高人難逃活命，但是處到這個地步，真是束手無策，萬般無奈，只得懶洋洋的退回私邸。徐圖解救之法，派人暗探刑部的消息。這一日得信，鐵木占達銷假面聖，皇上降旨，派他替代副都御史，會同刑部大堂大理寺卿，審訊張三峰一案。劉伯溫一聽此信，嚇了個目瞪口呆，心中百萬分的難過，連連叫苦不迭，仰面嘆道：天哪！天哪！這可沒有指望了。劉軍師雖是異常難過，是是喜煞了奸相鐵木占達，自從奉到聖旨，當即來在大理寺。此時刑部大堂，早就押解着衆高人，到在大理寺衙門，靜候升堂訊問。入報相爺駕到，復昌與大理寺卿，一齊出迎，將奸相接入裏面。晝房落座，從人獻茶已畢，奸相問道：犯人齊了嗎？復昌欠身答道：俱已提到。敬候相爺升堂。奸賊說：王命在身，豈爺就延。就此升堂。大理寺正堂說道：謹遵台命，遂即傳堂諭，點鼓升堂。從人將諭傳出，當時發梆響點，喊喝堂威，奸相起身往外，刑部大理寺二位大堂，在後相隨，出了儀門，各就各位，一齊升堂。這就是三堂會審，又名三法司。三法司並沒有這個衙門，凡遇有重案，皇上欽派刑部，大理寺，都察御史，在大理寺衙門會審。故稱爲三法司。那正卿官職雖小，可是正差執掌全權，坐在正中，上首坐副都御史，乃是負監察之責，能問案，可不能定案，下首坐刑部大堂，是司法的。

正寶，這大理寺乃是最高法堂，這奸相替代御史，前來監元，自然坐在上首，他也不想想所作何事，竟自不顧一切，越俎代庖，一迭連聲，喝叫將張三峰等一千人犯，帶將上來，兩旁站的人役們，堂目不語，置若罔聞，正座上的，怕他太難堪了，這纔發言傳諭帶犯人，兩旁人役應聲如雷，么喝帶犯人。堂下接聲看帶帶々，兩個攙一個，將張三峰等衆高人，帶到堂上，人役等么喝堂威，齊喊跪下跪下，張三峰等，俯伏在地，一言不發，大理寺堂官，傳諭當堂去了刑具，人役們遵諭，將衆高人的季考項鎖撤下，然後退立兩旁，正座上的叫道張三峰抬起頭來，兩旁人役喊喝抬頭抬頭，張三爺秉正向上觀看，人役們又喝喊低頭低頭，高人急忙低頭伏於在地，心中暗想，這可真是既在矮簷下，怎敢不抖頭，上面問道張三峰爾糾合匪類，擾亂帝都酒樓行兇，殺傷官軍官將，胆敢自報名姓，汝之用意安在，從實招來，免得皮肉受苦，須知官法如爐，人心非鐵，還不實說嗎，兩旁站堂人役，齊聲喊喝，快說快說，張道爺跪爬半步，口稱法台大人明鏡高懸，罪犯身入玄門，謹守清規，怎敢違法，作那叛逆之事，勿用說犯人等還的確是道德之士，算就是沽名釣譽之徒，也不能糊塗一致於此，既然擾亂帝京，對抗官軍，惹此彌天大罪，豈罷將姓名示人，請法台恕情，顯係是賊匪冒名，客心陷害，無疑了，再者說犯人等，助官軍，應戰白蓮教，怎能分身來亂京師，徐劉二帥作證，倘恐其有他的隱情

，全軍將一萬餘衆，有目皆見犯人等。在蓮花島前死戰，敎匪是爲鐵證事實所在，敢謝大人明察，犯人等生死固無足惜，恐敎匪猖獗人民塗炭且繫國家安危，關係至大且重。伏乞法台大人。奏明聖上，勿爲羣小所朦蔽則天下幸甚，所供是實，這片口供說完，俯伏不語。正坐上這位大人聽完了張道長所供詞，連連點頭向奸相鐵木占達說道，本司聽犯人所供很是近乎情理，不知相爺。以爲如何，這奸相并不答言。嘿々々的只是冷笑待了好大的工夫，才緩緩的說道，要依大人你這麼一說道干犯人是負屈含冤啦，怕是一偏之見吧，據我想就憑他這麼一說，豈能決定是實如果犯人說了就算是實那抄手閹宰賊不語，及賊骨頭不打不招的兩句成語，可就推翻啦本閣對於折獄，是門外漢所言是否，請你們職司刑法的二位大人考慮考慮吧，那刑部大人與奸相是一個鼻孔出氣，連忙接言說道是啊，問反叛的案子，那能由着犯人說哪，自然是得嚴刑考問。方罷取得清供，大理寺卿笑道二位一答一和，很是有理，而且聖上降旨，也是命我們用嚴刑審訊，二奸賊齊聲說這着哇，既然如此，大人你怎麼還承認張三峰所供，是在情理之中呢，大理寺卿說，話雖如此講，但是判斷案子，主要的是，揆情度理，鑒貌變色，決不可濫用刑法，偏執已見，不但草菅人命，而且有虧天理。以張三峰所供一條條有理，豈可妄加刑訊他說的明白，徐劉二師或有徇私袒護之嫌，水師營中，成千累萬之衆，不能不謂鐵證，事相

忿然說道，路途遙遠，任何人去查，也難免傳聞失實，還有一說，兵聽將令，草隨風，不用說然外一隅之軍，就算普天下之兵將，那一個不遵從大帥的意旨而行呢，大理寺卿，冷着臉說道就以相爺之言爲是，在京師之內，也可取出鐵證來，刑部大堂插言問道，但不知鐵證何在，大理寺卿說，前者賊匪亂京師，自酒館打到長街，迎衛的兵將，對戰了多時，亡者勿論啦，傷者百餘名，現在都已竟傷愈在差，將他等調來大理寺，分作數班，令他等一班一班的到在堂上，令其辨認，誰是張三峰，那一個是元化和尙，誰又是公冶清平，辨認的時候，不對他們說明辨認何人，只言如有認得當堂跪着的人，若說對了名姓，當堂領賞銀三千兩，倘敢望風捉影，冒認等情，必要行文該管上司，予以嚴重處罰，如此的辦理，真不是真僞立分，事實昭然了嗎，奸相聞言反駁道，這個辦法，我看是節外生枝，太麻煩啦，用重刑考問，何患無實供，刑部大人接口說道，相爺所言甚當，若是看人辨認，橫生枝節事小，恐怕抗拒旨之罪呢，大理寺卿沉着臉說道，職責攸關，勢所必然，奉旨承審，能以明白入奏，上不負君恩，中不虧天良，下不屈無辜，是我應盡之責，用刑否與，諒担不着什麼抗旨之罪，乘一點孤忠，爲國爲民，雖斬頭瀝血，在所不計，何況費些曲折，麻煩一些，那不更是小節了嗎，二奸賊見大理寺卿，聲色俱厲，侃侃而談，實在無法反駁，只得用和霽的言語，笑而言曰，大人所言確是有理。

但是也得要仰團上意，不可一意孤行，致干聖怒，彼時悔之何及。本意要盡忠於國家，若再落一個，抗旨不遵，沾名忤上的罪名，豈不是作繭自縛，求榮不得反受辱。毋乃太愚了吧。依我的意見，還是遵崇上意的好，聖旨上怎麼寫的，我們儘可怎麼辦，勿庸說他們不冤屈，就算有點屈情，可謂之情屈命不屈，因為是皇上的旨意，我們担不着何等的考程，這奸賊正說的高興，被大理寺卿攔住，口稱相爺別往下說啦，本司適才已表明心意，抱的百折不回的主張，頭可斷志不可移，總然因此被罪，也是分所當然。我只知秉公辦理，決不容權臣舞弊，誓死必爲人民雪冤也。鐵木老賊見他如此，只可默認，不再發言，原來是大理寺卿，乃是定國後第一科進士出身。現年不過四十歲，原籍是邯鄲縣的人民，爲人剛正，赤胆忠心，累官升任現職，倆袖清風，折獄如神，因他姓韓，名鼎勳，人民稱他爲賽非子，此番接到審詢張三峰的旨意，就知道難關臨頭，偏夕的鐵木占達兼審，刑部大人復昌，又是奸相的門生，他們兩個人，串通一氣，朋比爲奸，必要苦拷張三峰等，屈認叛逆之罪，全都不成，非得將徐劉二帥，攀到主謀叛逆不可，明明自白，知道他們的用意，但是自己不忍作此欺君背理之事，拚却了性命不要，誓必據理力爭，判明曲直，心中拿定這個主意，他所以才與二奸賊反抗，用一片正大光明的言詞，把奸相等說了個閉口無言，韓大人見舌戰成功，當即命該管辦文書，去調前者對戰賊

匪的，那一千軍將，奸相與復昌，雖然不耐煩，無奈是現官不如現管，只得按耐着性子等候，連大的工夫，軍將們方才來到，共有三十餘名，各自奉了本管的公事，前來聽候問話，韓大人諭下，五個一般，按次序回話，頭一般上堂，乃是京營副將史可光率四名偏將，上堂行禮，呈了文書，韓大人看了公事，笑着說道，你們幾位，認一認這堂下跪的都是什麼人，直要說出真名實姓，領極重的賞格，倘若含混誤認等情，必要奏明聖上，請旨嚴加懲辦，史副將等連說遵諭，率衆向前辨認，看了好多時，齊齊言道，未將等一個也不認識，不敢冒認，而干法紀，說罷行禮往旁一站，韓大人點頭，說道屈尊列位將軍，少候片刻，遂傳諭喚第二般上來辨認，也是跟頭班的人所說的一樣，如是再者，所有來的人，異口同音，皆說不認識，韓大人帶笑開言，說你們的記憶力，也太壞啦，遂用手往堂下指着說道，這不是叛亂京師，殺傷多様人命的張三峰元化公冶清平等嗎，難得列位與他等，兇殺惡戰，又被他等所傷，雖然事隔多日，也不能全不認得啦，衆人聞聽，又詳細的看了多時，不約而同的，齊齊說道回司官大人的話，堂上跪着的這些個人，並沒有張三峰等，就算再隔幾年，我們見着也能認得，決不會有錯誤的，韓大人冷着臉說道，列位敢證明，堂下跪的衆犯人之中，沒有張三峰嗎，衆將士回道不但是沒有張三峰，就連前者開帝都的賊人，這羣犯人之中，一個也沒有，司官大人如君敢信任的

時候。末將等情願當堂具給畫押。如虛干罪無辭，韓大人正色言道：諸公可要明白，這可是奉旨的案件，不可拿性命當要緊。衆將士慨然應道：我們也曉得案情重大，然而也不能虧了良心。說句不幸的話，即便如此，担了考程，死亦無憾。韓大人說既然如此，請諸公具結吧。當命預備紙筆等項，史副將親筆立結，其餘衆人列名畫押，然後告辭退去。各歸本營。交差去了。韓大人笑吟吟的，向二賊說道：二位大人可曾看見，真假立辨，何在乎用刑不用刑哪。鐵木占達嘿々々の冷晒不語。這刑部大堂復昌，忿然說道：要聽韓大人的口吻，就打算這麼交旨麼。韓大人說當然那，復昌說你的意思如此，就請你單個入奏。我們是不能與你會合，担不起這袒護叛逆抗旨不遵的罪名。韓大人並不答言。理袖而起，退歸書房去了。把兩個奸賊，氣了個顏色更變，道說可惡已極。真真豈有此理。鐵木占達氣急敗壞，恨道：說道我們回去，參他一本。看這小畜生，有何辦法。復昌說道：一定如此，不叫 he 喪命市曹，他也不認得我們是誰，奸相點頭傳轎回府去了。復昌命帶差的人役，給衆高人帶上刑具，押着退回刑部。收入牢中，復又跨馬至奸相府，共同商議，害人的本章。只管他們順氣，不論天理良心，將本章修好。復昌退回，次日早朝，聖上升殿。韓鼎勳首先出班，呈上本章，山呼已畢，俯伏金墀。敬候旨下。洪武爺展開本章觀看。龍顏大怒，鐵木占達與復昌，看着好生喜悅，急忙越衆出班，呈上

本章，山呼萬歲。秉笏奏道：「臣等奉旨審訊叛逆，大理寺卿韓鼎勳，抗旨不遵，以賊匪之言爲是，並不遵旨刑訊，反倒旁生枝節，傳呢拿賊衆將作證，欲開脫叛逆等彌天之罪，不知該司用意安在？」臣等不敢會合入奏，另具短章，之瀆天聰，冒死陳情，是否有當，敬候聖裁。奏罷俯伏丹墀，洪武爺展開奸相的奏章，從頭至尾看了一遍，臉上才現出笑容，當即傳下口旨，命鐵木占達，兼大理寺卿之職，會同刑部上書復昌，復審張三峰等一案，明白復奏。前大理寺卿韓鼎勳，既經首相與刑部會參，袒匪抗旨等罪，暫行奪職寄獄，一俟張三峰等案情明白之後，另旨再議。這道口旨傳下，鐵木占達復昌等謝恩。韓鼎勳將要辯奏：「聖天子袍袖一展，散朝回宮去了，刑部大堂，指揮該管與韓大人卸去冠帶，押入天牢而去。鐵木奸相與復昌心滿意足，出朝直赴大理寺，入衙升堂，人役們參拜新任，老賊拍驚堂木，吧吧々連聲響亮，厲聲喝道：「把你們這一班，瞎眼的奴才，昨日胆敢違背老夫的聖諭，藐視宮朝的首相，可惡已極，今日蒙聖恩，兼領大理寺正卿之職，爾等又搖尾乞憐，假作馴順。今日到任，責打你們一頓，作一個見面禮兒吧，遂命自己的從人掌刑，不分書辦差役，每人重責四十大板，打了個叫苦連天人人恨怨，他這真應了俗語啦，官打皂吏，熱鬧衙門，打罷了之後，天已黃昏，這才提訊衆高人，張道長等上得堂來，跪倒之後，偷睛觀說，這倒好名爲三堂會審，實跡上只有兩坐啦，

昨日那位司官不見，今日鐵木占達升了正坐，一定是因爲秉公辦理被奸賊陷害，不知性命如何，衆高人好生難過，無端的連累一位清官，正在思想之際，上面喝道，張三峰等快將徐達劉伯溫等怎樣同謀叛反，黨羽共有若干，韓鼎勳等與你有何連帶，詳細招出，倘敢支吾，你們可要明白。這可不像昨天啦，當心你們的骨頭肉受苦，吧々々亂拍驚堂，喝道快說快說，張道長微微冷笑，叫道鐵木占達，你們勾串白蓮教匪，禍國殃民，陷害忠良，虧你們良心上，也下得去，反來說人家同謀叛反，實對你說我等若是怕死，豈能來到此處，死且不懼，還當心什麼骨頭肉受苦呢，再者說動得五刑，我們倒甘心忍受，因爲是國家的法律，不能違抗，爾等倘若，動用非匪，出乎國法以外，你可要知道，等的武工，有拔山舉鼎之能，分鋼斷鐵之力，可別說是，對不起你，到那個時候怕的望是你的骨頭肉，要化爲碎粉，勿謂貧道言之不預也，鐵木占達聞言勃然變色，喚令左右，看大刑伺候，把這惡道給我夾起來。人役們那敢怠慢，急忙拿過來棒，將張道長按倒，噠地，脫去鞋襪，套上夾棒，兩個人背皮條往左右一拉，掌刑的手提滑槓，向坐上觀看鐵木占達不懂得刑法中的規章，他脾裏知道，掌刑的看他是問他用幾成刑，奸相反倒惱你，喝道你們倒是動刑啊，怎麼怔着呢，你等太也混蛋啦，張道長笑道他們倒不混蛋，在却是一個極大的混蛋，你不說幾成刑，人家可怎麼動刑呢，罵的奸相面紅耳赤，手拍

桌案，喝道有多大刑用多大刑，掌刑的一使暗令子，兩旁的皂吏，兩膀用力，背緊了皮條，用了十足的刑，掌刑的掄起滑槓，照着夾棒吧，連打數下，這要是尋常的人，雙腿就得夾折。張道長，喜笑顏開，談笑自若，向鐵木占達說，這個夾棒，全說是五刑之祖，任何人也挺不了這個刑。今天貧道覺着，倒是很舒服的。我就是個榜樣，所來的這般人，那一位拿着這個玩藝兒，都當不了一回事。我再給你變個戲法看，說罷了翻身坐起，按着道爺的差役們，全都摔倒旁邊去了，張道長由腿上把夾棒撤下，雙手一厥，咯又一聲，將三根無情木，折爲六段，叫道奸賊呀，你看見了沒有，若是要你的命，大概不費事吧。又將鐵鎖拿將過來，順手一掙，倉郎一聲，鎖練斷了好幾節。回手穿好了鞋襪，由大堂上，雙足一躲，跳上南大廳。然後又竄到堂口，跪倒衆高人一起，怒冲冲的說道，我們至死，也不敢違背國法王章，所以才延頸待戮，你們若是逼迫着我等，非得造反不算完，那可沒法子，來把你們兩個人的腦袋揪下來，然後諸定辦理，若是聽我良言相勸的時候，也就不用地啦，更不用想，陷害徐劉二帥，糊裏糊塗的，把我們推出斬首，倒可以遂你們的心願，否則你們的身家，難保完全，信我的話不信，在乎你啦，怎麼樣兒作。貧道全是隨着，話是說明白啦，你等看着辦吧，二奸黨聞聽此言，見道長這番作爲，早吓了個魂飛千里外，魄散九霄中，閉目無語，相視發怔，過了會子，鎮定

了心神，長吁了一口氣，傳諭將張三峰等押回牢獄之中，好好看待，差人們遵命，將張三峰等，押入刑部牢獄去了，復昌向奸相說道，老師你看此事，又應該如何辦理呢，鐵木占達，長吁了一口氣，良久才說道，真也想不道，竟會有這等事，我師生乃朝廷大臣，叫一個山野道士，羞辱的我們，不敢多言太是不堪啦，復昌氣忿忿的，口稱恩師我們只可，入朝奏明請旨出斬，略解心頭之恨，奸相嘆道也只可如此辦理了，二人商議停妥，傳話順轎入朝，二奸賊上轎入朝，見駕已畢，假言入奏說張三峰等，大鬧公堂辱罵法堂，拆折具斷鐵鎖，匪言逆語上犯聖躬，罪大惡極不服審訊等言，橫生枝葉無中生有的，述說一遍，聖上聞奏大怒，當時旨下，明日，將晨明張三峰等押赴市曹，午正候行刑旨到，即行正法令復昌監斬，奸相與復昌遵旨下殿，喜悅非常傳知牢獄，次日天還未亮，京營軍將，派來約有八百之衆，齊集刑部衙門外，該管地方官，抓來官車十數輛，天交辰時，裏面將張三峰等衆高人，撤去項鎖與手鐐，脫去上身衣服，五花大綁綁好，然後推至獄神殿前，賜了酒飯插了紙花，這才押至大堂之上，當值司官標了王命，面門上點了硃標，一個個攙下大堂，至大門外，架至車上，兩傍是軍兵護送，前面破羅破鼓亂敲亂打，看熱鬧的人，擠的千佛頭相似，其說不一，有的是，這干賊匪也有今日，從中明白的人暗自贊嘆心中說，賊人逍遙法外，好人反倒遭殃，稱得是屈死傍人，樂死賊

啦，不言人民談論，此時差事車已然出城，到在法場之中，護離官軍，弓上弦刀出鞘，警衛森嚴，將衆高人上椿，觀衆如堵遠遠站立，張道長到在此時，環顧左右心中慘然，暗想因我多事，設擺二教伏魔大會，啓請各位出世，實指望掃滅白蓮教，孰知當場傷了幾位，破藏經樓又喪了，老英雄謝瑞，海外數戰受盡了，千兇萬險死裏逃生，正要大破蓮花島，搗破賊巢奠定然宇，偏偏的禍從天降，一旦間綁至法標，群老衆俠此次被害，皆我一人之害，眼見着他們，斬頭瀝血，雖說是從容就義，死有餘死，但是禍由我起，怎能對的過這些個，僧道俠劍，想到此處不由得，心如刀攪，幾乎落下淚來，高人說思想如此，奸相在監斬棚中，又是一種心理，他的思想是，所謀成功惜乎美中不足，因爲末將徐劉二帥，陷害至死頗不滿意，眼望着天光盼旨降下，那知道越着急，時間顯着越長，俗語說歡娛閑夜短，愁煩恨天長，是一點不錯啦，真個是望眼欲穿，等了個無耐心煩，好容易有人來報，傳稟聖旨下，奸相急忙出棚接旨，及至欽差到來，可把鐵木占達吓壞了，原來是押旨欽差，乃是軍師統帥劉伯溫，全身官衣，手捧聖旨飛馬來至臨近，勸住坐驢，後面校尉們紮住，劉伯溫展開聖旨喝道旨意開讀下跪，奸相只得三呼萬歲跪倒，劉伯溫朗讀聖旨道，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茲爾鐵木占達，身爲宰輔不徒報國，竟自串通匪教，顛倒事非，妄造黑白，朦君詭奏坑陷忠義，罪大惡極情殊可恨，事跡昭然實

難赦免，着軍師統帥劉伯溫，捧旨馳赴市曹，赦張三峰等無罪，另旨旌表其忠義，即奪鐵木占達，本兼各職，押赴法司，嚴訊欺君謀反之罪，並根究該同黨，勿令遺漏脫於法外，辯底審訊明白入奏候旨施行欽此謝恩，劉軍師讀了聖旨，奸賊他早吓的顏色更變，軟癱在地作聲不得，早有錦衣衛校尉等向前，給他摘去冠帶，架起來押赴大理寺去了，劉軍師傳諭將衆高人去了綁繩，把帶來的衣服，給大衆更換齊備，就連張仙長等這樣的豪邁，鬧的也不知所以，不勝訝異，劉伯溫向大家把內容略說一番，衆位高人這才如夢方覺，原來這事的因由乃是奸相鐵木占達，受了徐鴻儒的賄賂，串通合謀，變向率人假扮張三峰等，鬧了帝都之後，鐵木占達藉端參奏徐劉二帥，說有謀反不軌的行動，皇上疑信參半，遂派他去海外，向徐劉二帥提取張三峰等入都候訊及至奸賊押解衆高人還朝，聖上就明白鐵木占達謊奏不實，因為張三峰等若有反京都的行爲，豈他俯首貼耳的就擒，足證必有隱情，聖上雖已洞燭其奸，特意假裝糊塗，反倒信任暗查他的行爲，故此週至一月之久，也未降旨，後之令他監審，見此奏摺，便知他蓄意不良，閱大理寺卿的本章，面在怒容，並非怒大理寺卿，乃是怒奸相不聯合，又故意命他去審，完全都是反面，奸相以爲聖聰真被他朦蔽住了，真是喜之不盡，二人審訊之後，因為受了張道長，嚴厲的警戒了一頓，帶着一肚子悶氣，只得上殿奏本，至然是有枝添葉，亂說一陣，他